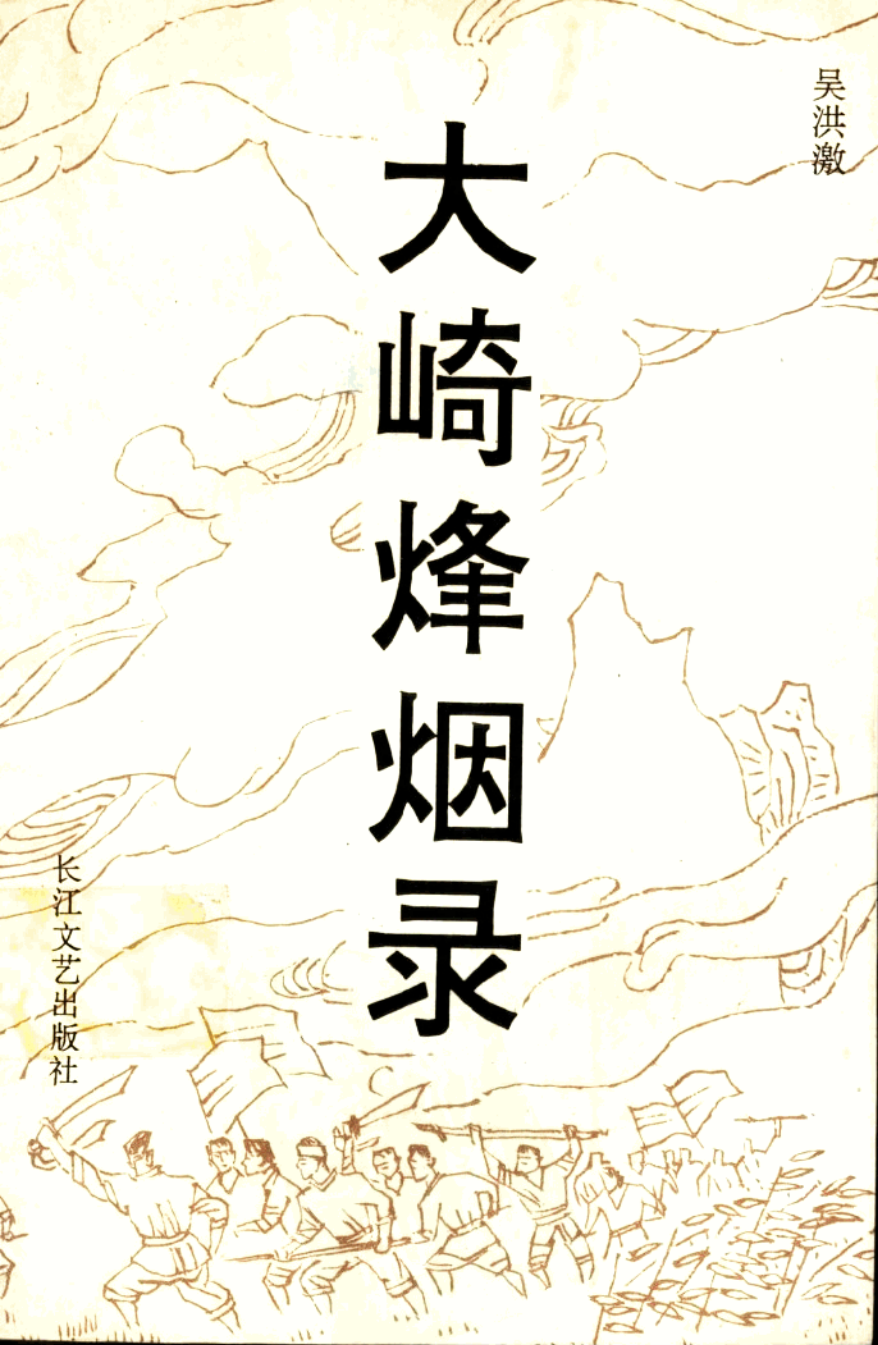


吴洪激

大崎烽烟录

长江文艺出版社



大崎烽烟录

吴洪激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05号

大 崎 烽 烟 录

吴 洪 激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黄冈报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印张 2插页 400000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54—0639—4

I·559 定价(覆膜):7.50元

内容提要

一九三六年，鄂东大崎山区青年农民漆先庭、刘天元等在红二十八军的支持下揭竿而起，创建红色革命根据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殊死的斗争。抗战爆发后，他们又在中共湖北临时省委派来的中心县委和鄂东特委领导下，建立鄂东人民抗日武装，漆先庭和刘天元被派入“泉华山”和“复兴山”抗日汉流会任龙头大爷，在日、伪、顽的夹缝里与敌勇敢战斗，出奇制胜。抗战胜利后，他们中的多数参加了新四军第五师，在李先念、张体学等率领下转战鄂东，纵横驰骋，直至全国胜利解放。

作品情节迭宕，气势恢宏，语言流畅，是一部集史料、文学为一体的纪实小说。

目 录

一	遭荒年大崎山哀鸿遍野	(1)
二	寻活路漆先庭结伴投军	
二	播火种农协会风起云涌	(9)
三	经考验锁场口老漆入党	
三	打菩萨聚众大闹东禅寺	(16)
四	除后患智勇锄奸孙家冲	
四	建团防劣绅密谋开杀戒	(24)
五	夺武装农友暴动回龙山	
五	筹大洋道观河斗胆“借”钱	(34)
六	买枪枝仙姑坟虎口遇险	
六	叙恩仇刘天元重逢邂逅	(42)
七	中奸计好儿女血溅蓝衫	
七	大搜捕火烧老冲风云变	(53)
八	保实力投身红军别大崎	
八	挂重彩领命回山重结网	(64)
九	开作坊建立地下联络站	
九	处逆境林二姐初试身手	(73)
十	瞎指挥特派员独断专行	
十	打土豪方永乐率部进山	(85)
十一	观动静漆先庭午夜接头	
十一	打游击汪少川奉命领队	(95)
十二	灭敌威大崎山镇压“五虎”	
十二	杀暗探便衣化装入新集	(106)
	端黑窝怒惩屠户“陶泰祥”	

十 三	开新局贾庙成立区委会 发重兵汪桑偷袭李家山	 (117)
十 四	搞策应高敬亭轻取新洲 下绑票毛家铺震惊省府	 (129)
十 五	割尾巴望军寨战斗大捷 庆胜利小青年踊跃参军	 (138)
十 六	过沙河梁从学西进受阻 得救援大师傅何冲养伤	 (147)
十 七	谋良医老漆三请袁立三 下密牒保长乖乖送药丸	 (156)
十 八	受机宜程汝怀气焰嚣张 解缙继杜大嫂智救伤员	 (165)
十 九	临危难小媳妇情急生智 冒生死戴氏女火退敌兵	 (176)
二 十	遭伏击林道生侥幸脱险 惊悬首卢甲长血染贾庙	 (184)
二十一	设陷阱保安团引鱼入网 保伤员便衣队调虎离山	 (194)
二十二	摆威风熊瑞安仓皇逃命 搞联络小媳妇重回潘塘	 (205)
二十三	送密信漆少川途中被捕 误传话张子贵舍命越狱	 (215)
二十四	同抗日国共合作传喜讯 赴国难和平谈判贾家塘	 (224)
二十五	接通知漆先庭奉命赴汉 担重任假夫妻双上黄冈	 (235)
二十六	走大崎刘西尧化装进山 抓军事张体学出任部长	 (246)
二十七	炸团风黄州城沦入敌手 竖大旗张家山招兵买马	 (254)

二十八	报大仇冒死投奔挺进队 壮军威打响抗日第一枪	(264)
二十九	夺情报午夜取枪江宇庙 袭日寇吓煞鬼子井上田	(275)
三十	顾大局方毅金寨会廖磊 讲团结接受改编挺进队	(284)
三十一	逞凶狂日寇三路大扫荡 立山堂老漆旗开泉华山	(296)
三十二	筹军饷刘天元肖桥砍香 打日寇丁宇宸江上劫船	(307)
三十三	收游勇智降土匪王老么 惊鄂皖将军饮弹青龙场	(317)
三十四	卷黑风分兵转移防突变 下毒手顽敌血洗夏家山	(329)
三十五	斥顽敌戴醒群慷慨就义 寻大爷漆少川武装进山	(343)
三十六	入敌巢漆大爷虎穴策反 明大义毛海东率部倒戈	(353)
三十七	破敌阵漆少川移花接木 遭毒手张细香中弹丧生	(365)
三十八	刺敌胆活捉土匪龙司令 快人心处决汉奸喻济华	(376)
三十九	送急信刘洪顺夜走薪春 陷重围宋家坳不幸殉难	(385)
四十	夺战马餐夜偷袭马伏冲 拔钉子奇兵收复神仙寨	(395)
四十一	屡败北程汝怀春梦休矣 扬军威十四旅愈战愈强	(406)
四十二	入红部找鬼子下帖过税 闹公馆要督察借刀除奸	(414)

四十三	悼亡友祭坟地泪洒荒野 出神兵布罗网血战巴河	 (426)
四十四	制顽敌兵分三路攻黄州 鸟兽散日寇投降庆胜利	 (435)
四十五	打内战朱怀冰出任县长 应急变漆大爷秘密回山	 (447)
四十六	陷重围便衣队藏身石洞 小分队七柱山惩恶拔哨	 (458)
四十七	突重围漆少川重返黄州 抄税所林桂华不幸罹难	 (466)
四十八	大搜山枫树湾漆林被捕 惊大牢新洲城草木皆兵	 (474)
四十九	遭车裂刘天元视死如归 展雄风四分区威慑敌胆	 (481)
五十	浩荡荡张体学回师贾庙 灭残敌大崎山云散天开	 (492)
后 记		(498)

— 遭荒年大崎山哀鸿遍野 寻活路漆先庭结伴投军

一九二五年春上，湖北黄冈大崎山区遭遇百年未有的大旱，一连四个多月滴雨未落，沟涧断流，田地龟裂，种下去的稻子长得象鱼刺一样，斗田收不到斤把瘪谷，地方官府却仍然向老百姓身上压榨，立了许多名目的苛捐杂税：种田要缴“田粮税”，兴烟要缴“烟叶税”，杀猪宰羊要缴“屠宰税”，连娶亲生儿子都要缴什么添人进口的“人丁税”……一些地主豪绅也不管荒年饥月，不管佃户死活，加紧逼租逼债，弄得不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铁冶有个大财主，名叫李香阶，就是个心狠手毒的角色。此人论长相，白白胖胖，穿着素洁，显出几分文雅；论性格，却出口骂娘、动手伤人。老百姓说他是阴曹地府里的恶鬼，与书生一道投胎，走得急，抢错了脑袋。他仗着老子积攒下的一点家财，从乡村蒙学读到州府经馆，从师好几位，读书十几年，花去的银钱用箩筐装满掙起来，有他的身子高。他就因为灌了一点墨水，清朝末年进出过黄州县衙，见过七品县令，捞了一顶生员的帽子，在铁冶方圆几十里地方称得上一个人面儿。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改“知县”为“知事”，这个活宝，又跟眼下的黄冈县知事董锡赓上下勾结，包揽词讼，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成了地方一霸。

常言道：无毒不丈夫。李香阶对此奉为信条。这日午后，他带着狗腿子找债户刘天元逼债，将这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穷光蛋家席卷一空，连个吕水竹瓢、拨火的木棍都拿走了，还觉得不够辣，又指使狗腿子去收割倒在田里的瘪子谷，硬把人家往绝路上逼。

俗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李香阶这时也碰到了一个冤家。此人高高的个儿，方面大耳，头戴一顶破旧旧草帽，身着土布织的长袍，一只袍角斜扎在腰带里，手里倒提着一根冲担，俨然一个行脚小贩。他此时路过这里，目睹了这个场景，早就憋了一肚子怒火；见这家伙指使狗腿子收抢瘪子谷，断人生路，更是恶气难忍，立即大步上前，一声喝道：“你们也做得太绝了，是不要人家活了怎的？”说罢，解开缠在腰上的钱袋，取出一串黄灿灿的铜钱，伸手递了过去：“少不少？”李香阶也斜了青年人一眼，接过铜钱数了数，鼻子轻声一哼：“就算还了利息。”边说边将钱丢给那个狗腿子，拍了拍手，掸了掸衫袖，扬长而去。

诸位，你道这青年是谁？他是家住贾庙蔡家河小有名气的漆先庭。

漆先庭出身贫苦农家，父亲死得早，两个姐姐也早年出嫁，母亲拖着他，种祖田，相依为命，茹苦度日。他从小嫉恶如仇，好抱不平。种祖田，每年正月族人要祭祖，他家便要担负四桌酒饭，实际上这一开支比种地主的田交租少不了几多。他看到族人白吃自己家里办的酒饭，非常不满，大骂族人是毛毛虫。山里人谁不知道这毛毛虫就是松毛虫，是松林的大害。松毛虫作起恶来，一夜之间，一片青葱的山林就被啃得光秃秃的了，如同山火烧了一般。族人岂肯担这个恶名，放下筷子要离席。他母亲是个忠厚的妇人，怕得罪了族人，收了祖田无以为生，便一边骂他，一边向族人跪下磕头赔礼。族人这才作罢。其实，种几亩祖田也难维持一家人的温饱，漆先庭就打柴挑到新集去卖。从蔡家河经柳树河到新集，一趟三十多里路，卖一担柴，打一个来回，常常要起五更，睡半夜，还难得换回一点油盐钱。于是，他又学打簪子，补贴家用，有时，他还拾些人家丢在山边地头的废烟叶，挑到河南去卖，一趟要好几天，也只能赚两三串钱；要是遇上个被劫的、落难的、遭灾的、讨饭的，他宁可自己饿着肚皮，毫不保留地施舍，连身上穿的长袍、破裤也不知脱给谁了。如

此，他广交了不少朋友，在三教九流的圈子里很有一点名气。这不，他正是从河南卖废烟叶回来，偶然碰上李香阶逼债夺粮，才解人危难，倾囊相助。

这个刘天元也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一条穷汉，二十好几了，还是睡个“二幅半”——一床五幅的被子垫半边盖半边。人长得牛高马大，膀粗腰蛮，性格就象他黝黑的眉宇间两把刷子似的浓眉，宁折不弯。他见漆先庭如此豪爽，却又不象个有钱的主儿，疑惑地瞪着一双铜铃般的眼睛怯生生地望着老漆，嘴唇翕动了好一会，才吐出：“你是……”

“蔡家河的漆先庭。”老漆爽快地答道。

刘天元早就听说漆先庭是个江湖义气人，今日偶遇，觉得果不虚传，只恨相见太晚。他又扬动着那对象墨刷子一般的浓眉，反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两颗泪珠似黄豆一般在眼眶里滚动，慢慢地落下，一颗，一颗……

漆先庭知道此时刘天元的心情，眼睛不禁也湿润了。还有什么言语好说的？他重新缠上空瘪的钱袋，扎好长袍，双拳一抱：“老弟，后会有期。”返身大步离去。刘天元猛地就地一跪，望影而拜：“恩兄，来日方长，容当后报吧！”

漆先庭离开铁冶，一路往回行来，面前呈现的是一幅灾年的惨景：山坡上，大路边，霸根草都被挖尽了，泥土翻了过来，就象一层斑驳的鱼鳞；大大小小的油树上，皮已被剥光，剩下一株株秃干；山凹里一群乌鸦骤然飞起，拍打着翅膀在田畈间一具躺着的尸体上空盘旋，呱呱地叫着，兀地扑了下去，掀起一阵寒风。越走近村子，情景更加凄惨，光秃秃的山岭被如火的太阳烤得焦灼灼的，平地生烟；终年流淌不断的山泉也干涸了。水比油还金贵。山道上，田陇里，一伙一伙的逃荒人挑着破担，扶老携幼，蹒跚地朝山外走去，朝长江边上走去，不时传来饥儿饿女的哭号……

看到这一切，漆先庭满腹心思。是啊，岁逢灾荒，加上地方官

府、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和压榨，穷苦百姓上哪儿去寻活路呢？在河南，他听到了一个消息：孙中山先生为推进国民革命，抱病北上，于三月十二日在北京因病情恶化溘然与世长辞，孙先生去世前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嘱。各地国民党公祭孙中山先生，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武汉等地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中共中央也致唁国民党，希望增加勇气，忠实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积极进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伟大事业，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他觉得孙中山先生为改造中国耗尽了一生心血，不愧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先驱，他记起罗家山有一个亲戚正在湖南孙中山的部队里任职。穷人要寻活路，只有找他投军去。

太阳偏西的时候，漆先庭到了村头。他把破草帽取下，抬头朝他住宿的“享堂”望了一眼，只见母亲正坐在门槛石上吸泣。不用问，家里又是粒米无存了。他上前安慰了一阵母亲，朝罗家山急速走去。他想起了罗家山的一个人。

罗家山离漆家河不远，山坳上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村子，叫罗家新屋。莫看这个地方地处偏僻，又凹进山坳里不显眼，却是个文人辈出的卧龙之地。不知从哪一个朝代起，这里就兴起了私塾之风，出了不少有名望的塾师。村中那一幢幢青砖瓦屋表明这里曾风流一时，只是如今已墙倒壁歪，一片残败景象了。不过，直到现在，村子里还设有一家私塾，不时传出琅琅的读书声。原来这私塾里有一位很有学问的本村塾师，名叫罗木庭。此人比漆先庭略大几岁，着一件蓝布长衫，白白的圆脸显得清瘦，一看就知是个文弱书生。他同漆先庭有远亲关系，论辈份还要喊漆先庭为叔叔。此时，他在贴有“至圣先师孔夫子之神位”的讲堂里，情绪激昂地向学生说文解字。

漆先庭来到讲堂边，听见罗先生正在给学生们讲课，不便贸然闯入，便拿着草帽扇风，在窗外徘徊，说来也凑巧，罗先生正在给学生讲“穷”、“富”二字。他越讲越把漆先庭吸引住了，索性靠在窗下

竖耳谛听。只听这位罗先生对学生们讲道：“这‘窳’字，是穷人的穷。许多同学是穷人出身。什么叫做穷，大概都知道吧。你看，这‘窳’字上面是个‘宀’头，是古时房子的符号。穷人有几个有房子呢？没有。所以‘宀’头下面有个‘八’字，就成了‘穴’字。穴，就是洞，穷人没有房子就住山洞，而且八个人挤在一个洞里，你说穷不穷？”

学生们默默地点头，讲堂里鸦雀无声。

罗先生叹了口气，带有几分悲切，又说道：“唉，大家再仔细看，这个‘穴’字下面，一边是个‘身’字，一边是个‘弓’字，进出山洞要把身子弓着，可见此穴之低矮，此家之贫穷也。”

接着，罗先生又讲“富”字。他告诉学生，“富”与“穷”有天壤之别。富人住的是高楼大厦，“宀”头下面是个“一”字，则表示一个人就占有一大幢，而且还拥有一“口”水塘，一片良“田”……

漆先庭简直听得入了迷。他小时也读过两年私塾，啃了一些“人之初，性本善”之类的书，但那都是生吞活剥，今日听来，分外新鲜，觉得这位罗先生真有两下子，硬把“穷”、“富”二字讲活了。其实漆先庭是了解这位罗先生底细的。罗先生虽然满腹经纶，却不愿与上层社会的缙绅为伍，宁愿做一个穷教书匠，教几个拖鼻涕的蒙生，收一点谷米糊口。他对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十分不满，常常与漆先庭在一块说古谈今，很合得来。有什么事，漆先庭也喜欢跟他唠唠。

放学后，漆先庭又与罗木庭山南海北地唠了起来。末了，老漆告诉老罗，在家里呆不下去了，想出去闯世界。老罗也早有此意，正中下怀，立即告诉他外面的革命形势，说湖南孙中山部队里的那位亲戚混得不错，可以前去投奔。于是，二人便如此这般地商量了一番，决计一同到长沙去。

井底的蛤蟆，碗口大的天，长年蜗居在穷乡僻壤的山里人，出攀岩，进爬山，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真不知外面的天地有多宽，世界有多大。漆先庭和罗木庭走出了大山，来到号称九省通衢的大汉

口，就象《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顿时眼花缭乱。那笛声不息的车站码头，那鳞次栉比的大厦高楼，那如林中竹笋一样的工厂烟囱，以及那象星星眨着眼睛似的灯海，都是他们第一次看到的，感到分外新鲜，顷刻就象长高了许多，越发增强了他们去投奔军队、寻求革命、报效祖国的信念。然而，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么复杂多变，总是那么不能尽如人愿。正当他和老罗风尘仆仆地到了长沙，找到了那个部队，迎头却是一炸雷：那位他们要找的亲戚在跟随孙中山先生北上中不幸以身殉职了。长沙民众十万多人惊闻上海五卅惨案哀讯，正高呼“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国民革命”等口号，举行空前的大示威。漆先庭和罗木庭不甚理解的是，对于这般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国民革命的农民，湖南省府主席赵恒惕竟指使军事当局出动大批军警满城戒备，如临大敌。漆先庭和罗木庭的一腔热血因此顷刻化为冰水。二人彷徨在长沙街头，很久，很久，才慢慢从迷茫中清醒过来：既然投奔无门，还是回到山里去。

去时热血沸腾，回时心灰意冷。二人也不知在途中走了多少时日，经历了多少艰辛，好容易到了汉口。此时，二人身上已所剩无几，仔细一算，只够买回黄冈船票的钱了。他们已饿得眼冒金花，还是把腰带勒了又勒，买了两张船票，登上了返回黄冈的小火轮。

这是一艘洋人经营的轮船，船体上赫然标着 America 的英文字母，船尾的旗杆上斜飘着一面星条旗。船上的乘客大都是外国商人和中国有钱的老板，当然也有象漆先庭和罗木庭这样的平民百姓。外国商人和有钱老板住的是豪华舱铺，穷苦百姓都蜷缩在过道里和船舷边。午夜时分，漆先庭和罗木庭背靠背斜躺在一间卖吃食柜台前的过道里。连日长途跋涉，身子十分疲累，他们暂时忘记了饥饿，昏昏沉沉地睡去。突然，剧痛使漆先庭猛然惊醒。原来一个高鼻子、大胡子的洋人牵着一只狼犬从卖吃食的小柜台内出来，砖头厚的大皮鞋踩到了他的左腿上。还没等他把腿缩回，右腿上又着

着实实在地被踩了一下，痛得他额头上的冷汗一炸，差点叫出声来。那洋人丢给狼犬几块面包，头也不回地朝前走去。那条狼犬也怪，竟端坐在卖吃食的柜台边吐着长舌，竖起耳朵，警卫着它主人的这块领地。漆先庭缩回腿，揉了揉伤痛处，肚子也跟着咕咕地叫起来。他实在太饿了，无意地一眼触到卖吃食柜台上那一堆奶黄色的面包上，触到那只狼犬上。漆先庭一边逗狼犬，转移其视线，一边攥紧拳，猛砸狼犬脑袋。狼犬连叫一声也来不及，就呜呼哀哉了。老漆见那洋人进一间厕所还没出来，又利索地从柜台上偷了几块大面包，用胳膊肘撞了撞老罗，待老罗微微睁开眼，便迅速地塞上一个。罗木庭是个精明人，知道这面包的来历，也未推让，立刻塞进袖筒里，又没事一样地将眼睛闭上。老漆饥饿难忍，三个大面包只几口便吞到了肚中。

漆先庭有那般大气力，那般大胆量？有！这里不妨插说一个故事。

大崎山是大别山向南伸展的一支余脉，地处鄂豫皖交界处，横亘百里，山势陡峭，气候温和。山下土质肥沃，适宜于烟叶生长，农民有传统的种植习惯，有悠久的种烟历史。这里种出的烟，色黄、油淡、味香，驰名中外。一九一五年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得过金质奖，被列为世界烟草佳种之一，一些外国烟业商人都争着到这里来收购。老漆家里穷，种几亩祖田，大都用来种烟叶，种烟叶要施饼肥，饼肥只有上巴河一座榨坊里有。从蔡家河到上巴河有四十多里路，一天打来回，弄得不好要摸黑。母亲怕他一人去挑，要跑几天，耽误了季节，也累坏了儿子，就用换工的办法在邻村找了一位后生帮忙。一天凌晨，鸡叫二遍，老漆就起床了。可是天色大亮了，还不见那后生的影子，母亲一时跑到门口望望，一时又回到屋内，显得很焦急。老漆心里明白，一定是人家看到自己家里穷，没有好吃的，不愿换工。他是大山的儿子，山风山雨塑造了他坚韧顽强的性格，泥沙石砾摔打出他健壮结实的身躯。他对母亲说：“我一个人去。”

说罢，抓起两条扁担上路。母亲无法，只得叹了一口气。老漆一向乐观，一路上呀呀唱唱，不到晌午就到了上巴河镇。正好，菜籽饼刚从榨房里取出，还冒着热气。店老板问他：“买几多？”“二百斤。”他放下扁担，将两副藤条合起来打个十字结，横搁在地上。店老板低头看了看他攒在地上的两条扁担，没说二话，将二百斤饼肥称给了他。老漆不慌不忙将菜饼一块一块码起来，两头码起肩膀高。店老板心里犯疑：“你不是两个人挑？”“嘿嘿！”老漆憨厚一笑，将两条扁担撑起来，穿进两码菜饼的藤扣里，一弓身，将二百斤重的菜饼挑起来闪了几闪，两条扁担吱吱咯咯地乱响。“好大的力气！”店老板惊得吐舌头。

俗话说：远路没轻担。老漆离开上巴河走在回山的路上，越走越感到担子沉，走到“三棵树”时便挑不动了。他把担子歇在一家饭店门前，看看日头已经西斜，肚子也在咕咕噜噜唱戏。他把自带的二升多米交给店里的老板娘，要她煮三个人的饭。老板娘以为后面还有人来，点头答应。等了好半天，老漆见老板娘还未端出饭菜来，便问：“饭还没做好？”老板娘反问：“人呢？”“我不是人？”老板娘以为他开玩笑。

老板娘端出三个人的饭菜。

漆先庭捋起衫袖，倏忽之间，三个人的饭菜吃得精光。吃罢，将两条扁担合拢往门槛上一搁，倒下身子便睡。一觉睡罢，他结过饭帐，又挑起二百斤的重担，轻轻巧巧回到了家。所以，老漆打死一只狗，不是难事。

闲话少叙。漆先庭虽然几口吞下三个面包，实际上解决不了肚子问题。他瞄了瞄柜台上那一摞黄油油的面包，又把手伸了过去。这一伸出了事，老漆昂头一看，愣住了。

二 播火种农协会风起云涌 经考验锁场口老漆入党

老漆正在向柜上伸手的当口，那个高鼻梁、蓝眼睛、大胡子洋人“哈罗哈罗”叫着走了回来。他见狼犬硬挺挺地死在地上，惊恐地朝柜台内看了一眼，又抬头疑惑地朝四下张望，最后把视线落在漆先庭和他身边的人身上。他见漆先庭身旁的人若无其事地从浅蓝色府绸长褂里掏出一盒锡包香烟，不紧不慢地抽出一支，递给老漆，自己也叼上一支，用打火机将两支烟点燃，轻松地吐出一口烟雾。他见其他旅客仍然呼呼入睡，未发现任何异常情形，便将那只死狗往里拖。

递烟的不是罗木庭。那陌生人轻轻拉了一下漆先庭：“你是找死怎的？”

“嘿嘿。”老漆只笑了笑。

漆先庭和罗木庭在团风镇下船，碰到了一位姓陈的山里老乡。此人在团风镇一家饭馆里当大师傅，把他俩带进店内，让二人饱饱地吃了一顿，还留在店内宿了一晚，第二天安全地返回了大崎山。

漆先庭此次外出投军虽然未成，但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也认识到革命并非象他开初想象的那么容易。黄冈不是早在一九二一年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吗？党在哪里？他渴望找到党组织。

其实，共产党组织就在漆先庭身边。一九二〇年，陈潭秋、林毓南在八斗湾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恽代英、董必武都来过这里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恽代英、陈潭秋、林毓南又在八斗